

第一章 美国空军与亚洲¹

在过去的 20 年间，亚洲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亚洲各国政府抛开分歧，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与此同时，尽管 1997—1998 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亚洲经济上的成功正在为不少国家提供把潜在的对抗和雄心变为行动的手段。先前，这些对抗和雄心都服从于经济发展。民族主义、领土争端、核对抗以及一个潜在霸权国家的崛起，都有可能打破亚洲目前政治和军事的平衡。总之，亚洲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意味着它在过去 20 年间享有的相对和平走向终结。

此外，亚洲是个充满对抗、猜疑与危险的地区。²随着中国变得日益强大，它很可能变得越来越武断。印度也有扮演洲一级重要角色的雄心。如 1998 年核试验所表明，它把中国视为自己主要的长期对手。同样，日本最终可能会采取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就较近期而言，南北朝鲜的统一或和解，有可能改变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

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防止 21 世纪的亚洲变得不稳定和防止发生大规模战争。为达到此目标，美国必须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使亚洲能够和平地而且以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协调的方式发展。美国不可能期望解决亚洲所有的地区安全问题，但可以与盟国一道，集中精力，努力解决重大问题，同时“塑造”次要问题，使其不至于失控。与此同时，美国必须在亚洲

建立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地区合作框架。加强交流和增进经济一体化将会消除误解和增加相互依赖，从而降低大国间发生对抗与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扩大了的安全联盟将有助于进一步慑止侵略。

为搞清楚该地区的前景和美国战略所面临的潜在挑战，第二章首先探讨了变化中的亚洲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讨论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接着，第三章论述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这一章探讨了可用于“塑造”未来亚洲政治和军事环境并对其做出“反应”的几种方案，最后建议采取一种旨在创造“富有活力的和平”的战略。

第四章探讨了建议采取的战略的军事含义，着重分析了为促进该战略美军可能会应召去执行的军事任务，及其对美国空军所蕴含的意义。

四个附录更详尽地分析了东北亚、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变化中的政治和军事环境。（王春生译 滕建群校）

【注释】

1. 在本报告中，亚洲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责任区，只是减去了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与属地，但将巴基斯坦包括在内。要讨论有关南亚与美印关系的未来问题，势必要把巴基斯坦包括在内。

2. 阿伦·弗里德伯格：“欧洲的未来会成为亚洲的未来吗？”，《生存》杂志，第 42 卷，第 3 期，2000 年秋季号，第 147—160 页。该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亚洲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是否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欧洲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他指出，意识到这些相似点，也许是避免欧洲 1914 年命运的重要前提。在对本报告的初稿进行审阅时，道格拉斯·帕尔指出，恰当的比较对象可能是一个世纪前的亚洲。

第二章 不断变化的亚洲政治和军事环境¹

一、亚洲是否正走向激烈纷争

（一）1980—2000 年：相对平时期

与 30 年代以来的亚洲历史相比，过去 20 年亚洲度过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没有爆发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法国与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或 1965 与 1971 年印巴战争之类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也没有再遭遇 1954—1955 年和 1958 年那样的近海岛屿危机、1962 年的中印边界战争、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以及 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等战事。同样，中国也不再支持该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然，过去 20 年也并非天下太平。首先，亚洲还涌动着世界上仅有的一股冷战式冲突——南北朝鲜之间紧张的军事对峙。另外，该地区还有扑朔迷离、难以解决的中国与台湾不和的紧张因素。1996 年，中国向台湾两个重要港口附近水域进行导弹试射，美国在军事上作出了反应。那些导弹试射显然意在对台湾在 1996 年 2 月末进行的总统选举施加影响。2000 年的总统选举同样受到了中国的严厉谴责。

过去 20 年里，还发生过：柬埔寨战乱、东帝汶争取自治的斗争以及印度尼西亚军队为镇压自治斗争而采取的残酷军事行动、克什米尔和菲律宾南部的暴乱和恐怖主义事件以及南中国海

的小规模海战。但是，与前半个世纪所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相比较，亚洲地区仍然算是相当平静的。

（二）和平局面能否保持下去

亚洲在过去 20 年间之所以保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多数亚洲国家都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实际上，由于该地区存在着文化、宗教和历史经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所以，正是努力发展国力这一共识才确定了该地区的协调局面。²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使这种趋势保持下去。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该地区大多数国家都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经济秩序，并以此作为达成它们最高目标——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最佳手段。实际上，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削弱了“亚洲模式”发展道路的吸引力。该模式被讥为“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在韩国和台湾，自由市场上的独裁主义已经让位于民主制，许多人认为民主是西方舶来品，不适合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印度尼西亚是亚洲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它也抛弃了自由市场上的独裁主义，尽管其民主制度远不如韩国或台湾那么牢固。相反，印度尽管贫困问题沉痾难消，却仍然维持着民主政府，它现在正摆脱其传统的费边社会主义而向着自由市场经济迈进。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有多重因素可能阻挡这种积极趋势。例如，世界上现存的共产党国家除一国外全在亚洲。民主与维护人权的思想并不像在欧洲那样广泛地被接受，一些亚洲国家仍然视独裁主义为维持政治稳定与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³同样，该地区的国际制度框架依然相对欠发达，在文化的共同性与相互交流方面也比不上欧洲。由于对过去受殖民势力不公对待的仇恨难以消除，民族主义情绪在多数亚洲国家仍很强烈，并且没有像欧洲那样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所冲淡。而且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可能是该地区国力最强、最成功的民主国家日本，由于其文化的特异

性以及迟迟不愿对其 20 世纪的殖民劣迹有个明白交待，似乎很难成为一个样板。

亚洲的经济发展也可能加强军事实力。在过去数十年里，该地区多数国家在防务方面的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也没有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而加大其防务支出额度。但这一情况现在可能有所变化。与以往相比，中国与印度在过去几年里均提高了防务支出，其提高比率都大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比如，2000 年，中国的国防预算增长了 12.7%，而其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了 7.2%；印度的防务预算增长了 28.2%，而其 1999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 5.8%。⁴

亚洲还缺乏北约与欧盟之类的共同机制，而这些共同组织在欧洲走出冷战的过程中保障了安全，促进了地区性合作。东盟及其安全组织——东盟地区论坛等国际性机制一直没有强大起来，因为其成员国相互间不愿开诚布公地展开批评。虽然菲律宾和泰国不时公开地批评其邻国，但多数亚洲国家政府都喜欢求同而不愿意树敌。

同时，亚洲还存在着许多边界纠纷，导致地区内长期的不信任。例如，文莱、中国大陆、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声称对南中国海及其各岛屿和岛礁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另外，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也存在纷争；中国与印度、与俄罗斯和越南还存在陆地或海上边界争议；韩国与日本也都声称对竹岛拥有主权；而俄罗斯和日本就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尽管上述所有争端都有可能升级为冲突，但没有一个像印、巴克什米尔争端那样具有爆炸性。在这一争端中，边界入侵、暴乱、恐怖主义事件以及核武器构成了错综而危险的局面，为该地区造成不稳定影响。

最后，亚洲有着正在崛起的两大力量——印度与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稳步增长的军事实力可能最终使其在领土与主

权争端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与印度都可能希望在“塑造”地区及亚洲格局方面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印度与中国能否发挥地区或整个亚洲主导力量的作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但两个国家都渴望获得大国地位的事实本身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一个根源。

由此看来，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形势发展的变数日益增多。许多国家拥有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的资源越来越多，它们也可能更希望将这些资源转化成军事实力。分析家曾指出，这一地区进入“激烈抗衡”的条件已经成熟。⁵实际上，各个国家都在加强自身的潜力。一旦它们以自信的角色走上地缘政治舞台，它们便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与邻国之间激烈的政治和军事竞争甚至冲突之中。然而，也有些乐观的因素，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似乎都明白，和平与稳定是促进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条件。

二、朝鲜统一之路前景如何

在亚洲所发生的地缘政治变迁中，朝鲜半岛的变化可谓最大。2000年6月，韩国和朝鲜领导人之间的平壤峰会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朝鲜半岛的这两部分可能最终走向根本和解甚至正式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朝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南方的敌对态度。在平壤，两位领导人同意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离散家庭成员互访”以及“经济合作与所有领域的交流”。⁶这些措施有利于朝鲜的经济发展，促使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执行开放政策，接受外界的影响。这将对朝鲜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风险。

朝鲜领导人首要的动机是继续获得防止崩溃所必需的经济援助。然而，由于朝鲜很可能希望进行危险的军事冒险，它能否获得经济援助很大程度上要受这一因素的影响，因此，目前还不清楚朝鲜是否能够采纳与南方实现真正和解的政策。⁷尽管围绕2000年11月美国当时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访问平壤出现了一种积极的氛围，但是看来更可能的是，如果仅仅保持国际经

济援助通畅，任何和解的程序至少都可能被朝鲜的危机与紧张局面所打断。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尽管不太大），即朝鲜半岛的统一可能是朝鲜政权垮台的结果。⁸

不管是哪种情况，统一的朝鲜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安全环境，都将不得不作出一些根本性的决策。其中包括是否继续在其领土上保留美军、是否保留韩国和朝鲜原有的庞大军事设施，尤其是朝鲜的弹道导弹部队与核武器计划，⁹ 以及采取何种对华及对华政策。统一后的朝鲜将力图成为该地区的一股自主力量，但与近邻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差距稍小）相比处于相对弱势。

即使不统一，也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如北南双方将走向和解，不再把对方视为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或者朝鲜的经济崩溃可能极大地削弱其对南方的威胁。

韩国和朝鲜统一或和解可能产生一个重要的潜在影响，即迫使美国放弃在韩国的军事基地。目前这些基地存在的主要理由是：它们能够保卫韩国不受朝鲜再次入侵。一旦军事入侵的威胁消失，许多党派便会对美国在统一或和解后的朝鲜半岛继续驻军提出质疑。¹⁰

统一或和解也可能激发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将加剧反对美军继续存在的情绪。因此，美国将不得不向韩国政府与公众解释，驻韩美军的最终目标在于维持地区稳定，同时对韩国也是有好处的，即使它已经不再面临直接的威胁。同时，还需要思考采取何种措施减轻美军的影响与受瞩目程度，以便缓和半岛统一后可能出现的任何民族主义情绪。

令人意外的是，朝鲜竟有人支持美军继续存在。2000年6月的高峰会之前，朝鲜一直对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持强硬的对态度。然而，在那次高峰会上，据说金正日表示，继续保持美国的军事存在对统一后的朝鲜有好处，它有助于抗衡来自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强大邻国的压力。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作为强

大但相距甚远的大国，美国将是统一后的朝鲜的理想联盟者）虽然是明智的，但它仍不失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一种反常观点，因为它过去对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一直持激烈的批评态度。¹¹

无论北方持何种观点，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面临如何应付中国反对美军驻韩国的的问题。诚然，中国还没有正式提出美国应在朝鲜统一或和解后从韩国撤军的要求，但它却明确表示，驻韩美军只能用于美韩双边的应急行动，而不能用于支持其他的地区性应急行动，如台海危机。即使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国似乎也不希望美军留驻朝鲜半岛。因此，中国将根据统一或和解的具体情况而力图将美国撤军作为默许统一的交换条件。

实际上，迫使消除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的强烈心理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目前在朝鲜和解事务上的积极作用。¹²北京甚至希望这一结果将进一步影响美国对驻日本基地的使用，¹³从而大大影响美军在中国对台使用武力时的反应能力。

在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达成统一或和解方面中国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第一，假如统一涉及某些军事行动，为阻止中国采取任何干预行动，取得中国的默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性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可能需要与中国就美国在统一后的朝鲜部署前沿部队的作用问题达成谅解。比如，同意不在朝鲜地区部署美军部队是可取的。

中朝关系状况对在美国继续驻军问题上的任何决策都有着重大影响。假如关系良好，朝鲜将寻求某些途径使中国对美军继续留驻保持关注，限定美军只驻在半岛的南部。反之，假如与中国关系不好，朝鲜在其领土上继续留驻美军哪怕仅作为美国对其防务所承担的义务的承诺都会面临很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对美军继续留驻朝鲜的态度强硬到何种程度，将视未来美中关系的状态而定。

不过，统一后的朝鲜更可能视日本为其主要的地区性对手——或许甚至是主要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点同样要看朝鲜统一后的局势和日本是否对朝持敌对态度。另外，日本对于统一后的朝鲜继承朝鲜的导弹与核计划的反应对未来日朝关系将具有关键作用。拥有核与导弹计划的统一朝鲜，以韩国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将有条件建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必将引起日本的关注。这一切，再加上久已存在而尚未完全解决的对立情绪，将导致朝日关系恶化，并自然而然地使韩国倾向于寻求与中国加强关系。

假如朝鲜半岛统一后日朝关系恶化，那么作为两国最亲密的盟国的美国将会处于十分棘手的境地。从实用政治的角度看，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可以促使两国都“讨好”美国以争取其支持自己、反对对方。如果把握得当，这种局面的确会对美国有利，因为两个国家都将更加希望为美军提供方便，且会对美国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以确保美国不会“倒向”另一方。但反过来讲，任何一方得不到美国的支持都会感到失望并产生怨恨情绪。

实际上，这是一种十分难以处理的局面，因为当美国采取任何一种被一方认为是偏袒另一方的行动时，怨恨情绪便会十分强烈。因此，对美国而言，最有利的出路是使朝日关系和睦，这样才能确保美国不会夹在两国之间为难。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例如，1998年10月，日本就其在朝鲜半岛的殖民行径做出了至今为止算是最为全面的道歉。同样，1999年，日韩实施了第一次海上联合演习，双方进行了“出于和平目的的海上搜救训练”。¹⁴

最后，由于俄罗斯的全面衰落，它不可能在韩国的安全威胁与利益评估中成为重要因素。但是，假如俄罗斯经济复苏，假如俄罗斯重建其军事实力、尤其是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实力，那么这

种情况就会有所改变。这使韩国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可以周旋于这些“庞然大物”之间，继续生存下去。

在中、俄、日、美这四个统一后的朝鲜必须考虑的大国中，美国的地位最为突出，因为它是其中最强大和地理位置最远的。因此，美国是统一后的朝鲜最理想的盟国——假如朝鲜人对自己的耐力有信心。作为韩国赖以对抗朝鲜的盟国，美国长期以来证明了它是可靠的。但在朝鲜统一或和解后更加变幻莫测的环境下，美国可能不愿在朝鲜半岛的未来前途上冒较大的风险，因此可能不再是一个十分可靠的盟国。

三、美日联盟

朝鲜的核与导弹计划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一样，都令日本面临许多新的安全挑战。而最根本的问题是，日本是否如在冷战期间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那样，继续依赖美国的保护来抵御这些新威胁。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一代人的不断涌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是日本公众舆论主流的反军国主义思想将被削弱。不断有政治家或其他方面的人士呼吁日本应该结束对美国的依赖。所以，在未来 10 年，日本将面临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

实际上，日本已经开始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以应付上述种种挑战。它一直谋求在军事上获得更大的主动性。然而，这方面的关键问题在于，日本军力的扩充以及越来越强烈地谋求使用军队的愿望是在美日联盟框架中的活动，还是企图突破该联盟束缚的一个步骤。¹⁵迄今为止，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属前者范畴，因为美国倾向于对日本的这些行为持鼓励态度。

与此同时，日本人十分担心的是，美国或许想减少它对该地区的承诺，或者日本可能面临一种威胁，在对付此威胁中美国不会充当可靠的盟友。比如，美国情报部门没能就 1998 年朝鲜导弹试射一事向日本发出预警，就使日本对美国的可靠性产生怀

疑，并且促使当局提供资金购买了 4 颗侦察卫星。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将促使日本更多地承担自身防卫的责任。另外，日本可能还认为，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会带来安全方面的挑战，而且还可能引发美国不愿站在它这一边的冲突。因此，应该关注日本就采取更加独立的国防安全姿态而进行的各种抉择，不管这种可能性目前是多么遥远。

由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日本有可能做出成为一个有能力保卫自己及其海上交通线的军事大国的选择。但如果这样做，便会导致严重的倒退，因为不仅会因此导致经济损失，而且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军费膨胀，这笔巨额支出将超过日本在应付日益老龄化问题及缺乏劳动力方面所面临的沉重的资金需求。假设日本难以应付大量移民涌入所造成的文化冲击，那么它将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在经济及军事方面节约人力——这一目标即使能够达到，也需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为开发节约人力的技术投入巨额资金。

不仅如此，谋求独立的国家安全政策可能还需要获得核武器——如果不是秘密获得，至少也是仿效以色列的做法。虽然有人会认为发展核能力将为日本节约资金（与获得相当能力的常规力量相比较），但无论从日本国内还是从日本与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角度看，其政治代价都是昂贵的。

即使日本情愿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投入必要的经济及政治资源，但要想使其军事实力与其卓越的经济实力相当，它还必须在这方面做出变革。除了要冲破宪法方面的束缚外，日本还要赋予防卫厅一个功能健全的内阁部的地位。为达此目的，日本要么推出新的法律，要么采取措施提高军人的待遇，以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

日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战略，即与正在崛起的地区大国中国妥协。这种做法与日本现代历史并不矛盾。在现代历史上，日

本曾两次把与大国结盟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与美国结盟。¹⁶然而，由于中国仍对日本怀有戒心，后者可能会发现很难与中国达成理想的妥协关系。¹⁷由此看来，只有在由于某个破坏性事件使日本对美国的支持完全失去信任后，中日之间才能达成这种谅解关系。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中国能从这种妥协中得到巨大好处（比如不受限制地获得日本的世界水平的技术），那么务实的中国领导层就可能愿意压抑自己的及其人民的反日情绪，与日本达成谅解。

然而，这种关系的形成将对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及军事影响力产生致命的冲击。比如，这种关系将可能导致驱逐驻日美军，而且还会对驻韩美军基地产生难以克服的压力（假如届时这些基地还没有关闭的话）。在这种关系形成过程中，日本很可能被要求超越其现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迫其同意实现统一。结果将导致美日对台湾失去信心，并使台湾在得到最好的条件后同意统一。

最后，日本还可能企图在该地区寻求其他的盟友以制衡中国。其中最明显的对象是印度、越南，在一定情况下可能还有统一的朝鲜（不过朝鲜或许更愿意与中国和日本保持等距离关系，甚至“倒向”中国一边）。出于制衡中国的需要，印度在与其他亚洲大国的关系上即使不建立联盟关系，也要努力建立密切关系。由于与美国没有密切联系，印度海军便成为日本保护（或者威胁）通向波斯湾的重要海上交通线的重要因素。

然而，即使假设（看来很可能）日本没有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做任何重要调整，美国也必须考虑朝鲜和解及随之而来的对驻韩美军基地带来的压力可能对美国在日本的军事设施带来的影响。朝鲜统一后美军基地将面临某些困难。如果美国不得不从韩国撤军，面临的困难就会更大。日本可能不愿成为该地区惟一保留美

国驻军的国家，且来自朝鲜的威胁一旦消失，舆论便会认为美军在东北亚安全方面扮演的角色应该终结了。

四、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¹⁸

假设中国的经济、技术及军事发展以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其对美国及美国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台湾问题的演变，其二，强大的中国是否谋求削弱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存在。

假如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社会越来越不愿意统一，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却越来越强烈，那么台湾问题看上去将更具争议和危险性。北京坚持台湾必须接受中国关于“一个中国”的定义，并且认为统一问题对共产党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潜在意义。而从台湾的角度讲，它存在于困难的夹缝世界里：作为一个经济繁荣的、活跃的、新鲜的民主政体，在坚持其与中国分裂的立场时，它同时脚踩乐观与危险两条线。同时，大陆明确宣称保留以武力促统一的选择。即使避免了冲突，这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当然，即使“直接路线”计划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经济因素可能通过把经济合作的利益置于政治分歧之上而使这两个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更加乐观的前景是，中国在开放、民主及尊重人权的道路上发展更好，这些良好的变化将逐渐消除台湾人的不信任感，从而为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与上述立场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明确表示国际形势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在中国看来，美国的力量和影响过于强大，应该“加以削弱”。因此，尽管中国人可能承认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仍是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们仍希望限制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可能力图限制美国在东亚及东南亚驻军和使用军事设施，同时努力削弱美国与其盟国日本和韩国以及统一后

的朝鲜之间的联系。

不过，这些政策长久下去是否对中国有利尚不清楚。例如，削弱美日联盟容易导致日本走上更加独立的地缘政治道路。假如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韩国也将扩充军事实力，或许还将获得核武器。从更大的范围来讲，多极化也意味着印度和俄国——假如它能够恢复的话——将成为中国的潜在对手。实际上，印度已经走上了追求大国地位的道路，即使中国观察家不把印度算作未来多极世界的“一极”，也难以看出中国有能力阻止印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同样，目前良好的中俄关系基础一是俄罗斯衰弱，二是俄罗斯与中国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然而，在多极格局中，复兴的俄罗斯与中国很容易走向竞争。多极世界存在的许多风险说明，与美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可能是对中国有吸引力的选择。¹⁹然而，目前中国的多极化立场以及将美国由超级大国削弱为大国地位的立场仍然十分坚决。

亚洲的其他国家如何适应不断强大的中国可能是存在于未来地区安全环境方面的最重要问题。从理论上讲，中国邻国的基本选择处于“制衡”与“顺应”之间——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寻求联盟，²⁰以便对抗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另一方面，与中国结盟，以期望为迁就中国利益所付出的代价不会太大，而且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将有益于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美国作为一个潜在盟友及“制衡因素”，所表现出的可靠性将对中国的邻国进行战略性决策起到重要影响。作为潜在的盟友和制衡因素，美国具有两个重要优点：一是它十分强大，二是因距离遥远，它不太可能被视为直接威胁。但也存在着相反的一面，即该地区的国家可能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在亚洲保持长期的军事接触，因此担心，如果过于依赖美国，就会使自己在人权及贸易政策等其他领域陷于美国的重压之下。

但该地区多数国家并没有如此清楚地洞悉局势。例如，至少

在短期内，它们并未将中国视为紧迫的威胁，而且可能还认为中国在近期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在地区内称王称霸。实际上，除了 1995 年占领美济礁和针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以及外交活动两件事外，中国在 90 年代的作为，总的来说确实是和善的。

诚然，上述两个事件中的第一件确实在该地区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菲律宾向其东盟盟友提出了这一问题。在此之前，中国仅针对越南做出了对南中国海的强烈主权声明，其他染指南中国海者可能觉得他们侥幸免受中国施压。美济礁事件对亚洲来说相当于敲了一次警钟，但有什么长期影响尚不明朗。2000 年 5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长与菲律宾谈判对手达成协议，双方“将积极促进南中国海问题上地区行为准则的形成与遵守”。²¹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的一贯立场是，关于南中国海的争端应该双边解决而不应被推上多边论坛（因为在多边论坛上，中国相对于任何一个对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将遭到削弱）。但是，这一协议是表明中国在政策上有所改变，还是仅为缓和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尚不确定。随后，中国于 1998 年加紧建设美济礁。

中国在 1996 年对台实施军事打压促使美国派遣两艘航母前往该地区，也没有得到亚洲国家的公开支持。那以后，中国于 2000 年 2 月 21 日发表的白皮书（题为《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²²）重申了中国有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且正式²³将使用武力的范围扩展至台湾“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海峡两岸统一问题”。这一白皮书将和平统一问题置于不容拖延的境地。

该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一些猜测，²⁴即北京内部可能为收回台湾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或许是 2010 年前。假如这一猜测有些许根据的话，那么下一个 10 年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行动将对该地区各国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不管这种文字仗如何升级，该地区各国对中国针对台湾使用

武力会采取何种反应仍然是不确定的。这些国家可能把台湾视为一个特殊情况，并因此不会将对其使用武力视为中国更具侵略倾向的迹象——也就是说，并不说明它们自己将来也会受到伤害。但即使是这样，该地区的国家也将密切注视美国的反应。美国假如不做出有效反应，将会导致不愿冒险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情绪。²⁵假如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不做出反应将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可信度造成破坏性影响，并且可能使亚洲国家认为，它们别无选择，只能迁就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届时，美国将发现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那就是，亚洲国家不愿支持它保护台湾的行动，同时又谴责它支持台湾不力。

除了当前的南中国海和台湾的主权问题以外，许多亚洲国家都怀疑强大的中国是否有更大的野心。回顾其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对许多邻国提出过领土主权要求。²⁶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就没有最终解决，尽管两国陆地边境地区一直比较平静，双方都同意维持目前的实际边界。除了南中国海复杂的领土争端外，中国与越南和日本之间还存在着海洋领土主权争端。中国同越南、缅甸以及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就解决各种陆地边界争端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正式协定。从长远看，亚洲国家可能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重提和落实某些领土主权要求。另外，一个强大的中国还可能希望在东亚获得“势力范围”——在这样一个势力范围里，邻国在做出任何重要的国家安全决策时都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

假如这种分析成立，该地区多数国家将把任何这样的中国威胁视为长远的问题，即看作对当前决策仅有轻微影响的因素。对于对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持一般的不在意态度的国家而言，印度与日本可能是例外。印度的高级官员毫不隐讳地宣称，1998年印度核试验是针对中国军事力量而进行的。印度发展弹道导弹似乎也只能作此解释。新型印度弹道导弹的射程远远超过打击巴

基斯坦的需求。“烈火”式系列导弹将最终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北京。从另一角度讲，印度的这种态度也说明它打算在将来成为一个执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大国，而不是整日对中国加以猜疑或进行对抗。然而，中印关系中还有着一些潜在的困难，这在本章后面还会加以详细分析。

就日本而言，它可能也一直担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这一点或许在中国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后而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反映得最为清楚。实际上，日本在这方面可能有两点担心：一是担心中国日益强大，二是担心在某些情况下，中国可能获得这样一种有利地位，使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损害日本的利益。修订后的防卫指针强调日美关系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正反映出日本的上述两点担心。²⁷

另外，一些亚洲国家可能更倾向于与中国“修好”。除依赖中国的支持来对抗印度的巴基斯坦外，可能归入这一行列的主要国家有泰国、俄罗斯，或许还有韩国。从历史上看，泰国人从来没有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泰国在南中国海没有领土主权要求。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也很好地融入了泰国社会。另外，中泰关系还有战略意义：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后，泰国与中国合作，共同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行为，泰国同时还是柬埔寨抗越部队的后勤支援通道。然而，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加入东盟后，中泰安全合作机制便失去了战略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与缅甸加强军事关系及中国可能使用缅甸在印度洋上的设施已引起泰国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更多地把中国视为潜在盟友及商业伙伴而不是一种威胁。从世界格局来看，两国都将美国的“超级地位”看作最大的担心，因此相互视为战略伙伴——至少言辞上是这样表达的——以共同对抗美国“霸权”。另外，中国有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硬通货，因此能够帮助俄罗斯武器生产商维持生